

# 論呂后專政與諸呂事件

芮和蒸

漢高祖以一泗上亭長而帝有天下，開歷史空前之變局，其意義殊不尋常。然而高祖於得國之後，日不暇給，未遑寧息，卽已崩駕。政局乃由呂后操持，筆路藍縷，經之營之，其於大漢國運之維繫，誠至深且鉅。不幸於后晏駕之日，蘊釀已久之「諸呂事件」隨卽爆發，歷史記載，語焉不詳，其政變之真相固待探索，而所發生之影響尤不待言。本文爰就呂后專政與諸呂事件，併爲論之：

## (一) 呂后專政之背景

漢高崩後，呂后以女主專政，總攬國柄，直至疾殂之日，歷十有五載之久，期間誠不爲短。何以致此？亦自有其背景，試爲析論如次：

其一、惠帝之仁弱——惠帝爲太子時，高祖以其性格仁弱，不能類己，欲廢之，思立戚姬子如意，認爲「如意類我」。後雖罷其議，呂后則深怨戚夫人。迨高祖崩，呂后乃酖殺趙王如意，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燻耳，飲瘡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乃召惠帝觀人彘。帝見，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帝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註一）。史家班固頗爲惜之，謂帝爲「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註二）。然而司馬光則不苟同此意，光曰：「爲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安有守高祖之業，爲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誼也」（註三）。此兩氏之論，光說較當，惠帝誠篤於小仁，而未知大誼。揆諸史實，呂后對惠帝愛之既殷，而望之尤切，觀於高祖欲廢太子之時，呂后迫覲留侯爲畫策（註四）。跪謝周昌作廷諍（註五），骨肉深情，亦足感人。惠帝立，呂后以夏侯嬰曩時於敗軍之際，力護彼惠帝與魯元公主兩兒脫險，乃賜嬰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註六）。呂后不忘報嬰之舊德，正足說明呂后對惠帝

母愛之深，惠帝宜如何恢宏先帝之大業，以副母后之寄望。乃不此之圖，竟于母后對戚夫人懷妒生恨心理失常慘加傷害之時，徒泣而不知諫，憂疾而不聽政，日飲爲淫樂，戕賊其身心，豈傷母后之難進言歟？抑厭帝業之無足爲歟？揚母過，輕社稷，斯誠漢家之庸主，高祖之逆子，高祖當年之所以議易太子，殆有鑒於惠帝之仁弱，不足以當大任，其欲廢之宜然。及高祖收平內部叛亂，國基未固，遽爾長逝。秉性仁弱之惠帝，殊難應付此危疑震撼之局，乃竟以戚夫人事件與母后相背而辭不親政，此際呂后惟有毅然臨朝聽政，以天下自任。蓋后「爲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註七）。何能見艱辛締造之帝業，輕易毀於弱子惠帝之手，此所以惠帝在位七年，而政出自呂后。

其二、大臣之歸心——呂后之所以能順利專政，維繫皇統，大臣擁戴之力，亦其中關鍵所在。呂后與大臣之間，其關係之深，殊非以後一般王朝之女后與大臣之關係可比。高祖與呂后皆起自細微，諸大臣亦多出身布衣，風雲際會，不期而遇，誠無絲毫之憑依，謀建非常之功業，同甘苦，共生死，艱難締造，實屬匪易。是以呂后與大臣間，非僅具君臣上下之誼，更懷有同功一體之親，故平日呂后與大臣相知甚深，而相倚亦切。

試觀韓信于高祖自將擊陳豨之時，謀夜詐赦諸官徒奴，發兵襲呂后太子，呂后知信欲反，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死，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病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於長樂鍾室（註八）。韓信之發迹，蕭何之力也，當年無蕭何之力薦，韓信不得拜大將，亦不可能展開以後之輝煌事業。然而此際給而戮之者，亦蕭何也。蕭何似不仁矣。非也，蓋蕭何之所志，始終耿耿於漢，蕭何之所以給而戮信者，亦正公而忘私，背友安漢，殊不忍見統一之帝業毀于一旦耳。因陳豨已反於代，高祖自將擊之，其穩定後方主持大政之權責，乃託於呂后與蕭相國之身，相國之所以爲后謀者，正所以爲己謀也，亦正所以爲漢謀也。同功一體，利害顯然，於此可見呂后與蕭何之關係殊爲深切。

再觀高祖欲廢太子之時，呂后惶悚，羣臣力爭，叔孫通、周昌之諫諍尤切，其辭皆謂不可動搖國本，其意亦即望高祖無背呂后。叔孫通如是諫高祖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註九）。又周

昌口吃而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心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呂后側耳于東（廂）聽，見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註十）。

嗣太子得獲未廢者，張良之力爲多。呂后使呂澤劫良爲畫計。良告以可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四皓歸漢護太子。四皓皆八十有餘，以高祖輕慢侮士，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及四皓來歸侍太子，高祖驚而召戚夫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乃主矣！」呂后德良不已（註十一）。凡此，足見呂后與張良、叔孫通諸大臣間之關係又如何深切。

及高祖崩，惠帝立，以仁弱不能任事，天下重心自移於剛毅護國之母后，由太后親政，而后亦信任大臣爲其輔弼，政局得獲穩定。尋惠帝亦崩，幼主承統，后乃順勢稱制，由於攝位日久，積威日重，服從出於慣性，統治已具基礎，故羣臣百官，自惟太后之命是聽。如后欲王諸呂，大臣除王陵持異議外，餘皆未見面折廷爭，而周勃、陳平之對已近阿諛，兩氏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后悅而罷朝（註十二）。又如后以少帝（恭）出怨言，幽於永巷，欲更立恆山王弘爲帝，而詔示羣臣曰：「凡有天下治萬民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驩心，以使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驩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疾久不已，迺失惑昏亂，不能繼嗣，奉宗廟，守祭祀，不可屬天下，其議代之」。羣臣皆曰：「皇太后爲天下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頓首奉詔」（註十三）。於此可見此際呂后之權威爲如何。

綜此以觀，呂后之所以能臨朝十五載爲天下女主者，良有所自，無惠帝之弱主，呂后何得而聽政？無大臣之歸心，呂后又何得而稱制？是以呂后之能攝其位而握其權者，不但操有主觀之條件，而且挾有客觀之形勢，然則一代政局之移轉，豈偶然哉。

（註一）見史記卷九呂后本紀。

（註二）見前漢書卷二惠帝紀。

（註三）「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見禮記曲禮下。司馬光之論，見資治通鑑卷十二漢紀四孝惠皇帝元年冬十二月紀事。

(註四)見前漢書卷四十張良傳。

(註五)見前漢書卷四十二周昌傳。

(註六)見前漢書卷四十一夏侯嬰傳。

(註七)見史記卷九呂后本記。

(註八)見前漢書卷三十四韓信傳。

(註九)見前漢書卷四十三叔孫通傳。

(註十)見前漢書卷四十二周昌傳。

(註十一)見前漢書卷四十張良傳。

(註十二)見前漢書卷四十一王陵傳。

(註十三)見前漢書卷三高后紀。

## (二)呂后本人之才識

「帝王之道，必崇經略」(註一)，端在人主以其主觀之努力，掌握客觀之態勢，而後可以穩定政權，恢宏王業。西漢開國之初，政局操於軍功臣之手，而有偏主之勢。呂后以女主當國，背於傳統，若無過人之才識，何能控馭全局，成其事功？爰爲析述五端，庶可得其梗概：

其一、威勢自重——史記曰：「呂后爲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註二)。證諸史實，確亦如此。試觀燕王盧綰懷有二心，不敢應高祖之召，而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者，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漢族淮陰，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註三)。又觀諸呂滅後，大臣迎立代王恆，其郎中令張武亦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註四)。是則呂后之重威懾

人，殆爲漢廷朝野所共知。惟呂后之佐高祖戮韓彭，亦自有其故，呂后嘗曰：「諸將故與（高）帝爲編戶民，北面爲臣，心常鞅鞅」（註五）。此所以司馬光於此慨然云：「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註六）！亦唯人臣之不善自處，而人君亦復區處不善，遂生嫌隙，造成悲劇，客觀言之，其咎不在一方或一人，史跡斑斑，又何偏責乎呂后？

其二、恩義相親——自來君人之道，威以見猛，恩以示寬。唯其恩威並施，寬猛相濟，始足以悅服人心，領袖羣倫。呂后臨朝，頗能得其政理。此際新朝初建，功臣盈廷，若輩皆建有殊勳，與漢同其休戚，必須加以安撫，呂后特爲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諸有功者皆受分地爲列侯，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臧於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言：「謹與絳侯臣勃，曲周侯臣商，穎陰侯臣嬰，安國侯臣陵等議，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臣請臧高廟」。奏可（註七）。此一榮典，予者端在崇功報德，受者自必感恩懷惠，呂后獲致漢廷大臣之擁戴，良有所自。而呂后與大臣個別之間，恩義相結，尤見親信。其例如太僕夏侯嬰曾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險，呂后乃賜嬰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註八）。又張良曾爲太子畫策得不廢，呂后德之。後良學道欲輕舉，呂后乃強食之，曰：「人生一世，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強聽食（註九）。是則呂后之待人接物，並不牢執一端，固多剛毅之氣，復見柔和之美，人情意味，亦頗雋永，此於彼事業之成就，關係至鉅。

其三、虛已受諫——凡歷史上大有爲之人君，莫不虛懷若谷，從善如流，此所以能集合衆人之智慧，成其一己之功業。呂后以女主主政，決策之際，頗能虛己受諫，擇善而從，是爲一般人主所不及者。唯其如是，故后每於逆境之時，面對現實，冷靜思考，審慎抉擇，不致因一時之情感而憤事，因能消滅政治危機於無形，其例如高祖崩駕之時，呂后本與審食其相謀，祕不發喪，欲盡族諸將，以安天下。酈商聞之，見審食其曰：「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比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畔，諸將外攻，亡可躡足待也」。審食其入言之。呂后乃即發喪，並大赦天下，使漢復安（註十）。又如冒頓驕蹇尋釁，故辱呂后，爲書使使遺后曰：「孤償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

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呂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曰：「噲可斬也，前陳豨反于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擊弩』。今歌噲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呂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以自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註十一）。於此可見呂后誠忍人之所不能忍，君臣謀國，可謂良苦，忍辱負重，明恥教戰，卒成日後武帝之事功（註十二）。

其四，任用賢才——呂后臨朝之十五年中，頗能知人善任，因而政績可觀。始高祖病篤時，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註十三）。迨呂后攝位，始終遵循此一人事路線，蕭規曹隨，海內清平。百姓爲歌曰：「蕭何爲法，賴若劃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註十四）！由於此一階段政治之成功，遂爲大漢四百餘年之統一帝國奠立鞏固之基礎。

其五，加惠人民——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自來求治之明主，莫不重視民本。呂后於久經動亂人心望治之時，政尙無爲，加惠人民，一時除秦苛律，輕徭薄斂；孝弟爲先，敦風勵俗，頗爲得其時中。試觀惠帝虛位由后當國之際，先後爲民減田租，復十五稅一；舉民孝悌力田者，復其身；及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註十五）。帝崩，后立幼主，臨朝稱制，又除秦三族罪，妖言令；並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註十六）。凡是舉措，收效如何？歷史自有公論，漢書於此贊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爲，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註十七）。此誠爲漢初呂后惠民政治之一幅最佳寫照！日後繼統者亦不過就此基業，而成其歷史之所謂「文景之治」。

以上所舉，僅其犖犖大者。就此而論，亦足以明呂后之所以能以女主專政，而專政又能成功之道。此無他，一語以蔽之曰：「端在其有領袖才能，切實掌握時代精神，發揮高度政治智慧使然耳！」吾人縱觀漢史，似應予呂后以公正之評價。

(註一)見晉書卷一百二十七慕容德載記載韓範上疏曰。

(註二)見史記卷九呂后本紀。

(註三)見前漢書卷三十四盧綰傳。

(註四)見前漢書卷四文帝紀。

(註五)見前漢書卷一下高帝紀下。

(註六)見資治通鑑卷十一漢紀三太祖高皇帝中五年夏五月紀事。

(註七)見前漢書卷三高后紀。

(註八)見前漢書卷四十一夏侯嬰傳。

(註九)見前漢書卷四十張良傳。

(註十)見前漢書卷一下高帝紀下。

(註十一)見前漢書卷九十四上匈奴傳上。

(註十二)漢武帝曾下伐胡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見前漢書卷九十四上

匈奴傳上。

(註十三)見史記卷八高祖本紀。

(註十四)見史記卷五十四曹相國世家。

(註十五)見前漢書卷二惠帝紀。

(註十六)見前漢書卷三高后紀。

(註十七)見前書同卷同紀贊曰。

### (三) 諸呂事件之分析

呂后之專政，就全局言之，可謂相當成功。然而在漢廷內部，亦復有其矛盾存在，外戚與大臣之兩大集團，不能相安，終於在呂后崩殂時爆發政治性之流血鬥爭。諸呂事件之真相如何？癥結何在？是否可以「欲爲亂」三字，作爲此一事件之定案（註一）？其對西漢政局之影響又如何？似一一有深入探討之必要，爰爲逐點析論如左：

其一，高后方面——呂后臨朝，其志自在安劉興漢，始終無以呂氏子弟代帝位之心。試觀后當高祖臨危時，問蕭相國後孰可代者，是固以安國家爲急也。孝惠既立，政由母后，其所用曹參、王陵、陳平、周勃等，無一非高祖矚意安劉之人，是惟恐孝惠之不能守業也（註二）。然而不久發生一重大變化，即后攝行政事之際，彼之唯一嫡子孝惠竟然早崩，使后頓陷孤立地位，心境亦最複雜矛盾，雖已獲得權力，不幸喪失愛子。而孝惠之崩，亦正動搖后之固有權力基礎。因幼主繼嗣，天下未洽，可能變生不測，宗室難期相倚，大臣又恐相倡，環顧左右，無以爲親！此所以后於惠帝發喪時，思慮紛紜，雖哭而泣不下。侍中張辟彊乃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必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乃如辟彊計，后悅，其哭乃哀。而呂氏權由此起（註三）。是故孝惠時未嘗王諸呂，王諸呂，乃在孝惠崩後（註四）。而諸呂之封王，亦正大臣與宗室排斥諸呂之重要藉口，此一政治鬥爭之暗潮，呂后並非不知，然而后亦無以爲計，削諸呂無異弱一己之勢，寵諸呂勢必增呂氏之危，况后已值衰年（註五），無復當年之英斷。及病甚，乃令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爲相國，居南軍（註六）。並誡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帝年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爲人所制」（註七）。然而此際已至劍拔弩張之境，圖窮七見之日，呂后之崩，正予反呂集團進擊之絕好良機，欲其不變，其可得乎？



其二、諸呂方面——初、呂氏封侯者三人，高祖爲漢王，元年封呂公爲臨泗侯，其與定天下有功而侯者二人，呂后兄澤受封周呂侯，兄釋之受封建成侯（註八）。迨呂后稱制，不聽王陵之諫，背棄高祖之約，王異姓諸呂，立周呂侯子呂台爲呂王，台弟產爲梁王，建成侯釋之子祿爲趙王，台子通爲燕王（註九）。又封諸呂凡六人，皆爲列侯，據史記載稱：先後封呂種爲沛侯，呂平爲扶柳侯，呂他爲俞侯，呂更始爲贅其侯，呂忿爲呂城侯，呂莊爲東平侯。后妹呂嬃、爲樊噲妻，亦受封爲臨光侯（註十）。后並追尊父呂公爲呂宣王，兄周呂侯爲悼武王（註十一）。諸呂權勢之盛，自爲人所側目，然而植基不固，皆因后而貴，無以得大臣之推誠，寄天下之厚望，况后又值暮年，政局自必發生變化，此時爲諸呂計，亦僅有兩途可循，或則進取，或則退守。然而欲以諸呂之力爲變，頗不易易，其時漢家基業，已相當穩固，由於高祖之分封子弟，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天下服其強矣。諸呂雖欲爲變，然內有大臣宗室之阻，外有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強，百姓又弗爲使，欲以力取，不亦難乎？反之，若能及早退守，雖危可安。周勃、陳平集團之所以終戮諸呂者，乃因呂后駕崩，時值非常，而呂祿、呂產又各將兵掌南北軍，謠諑四起，使周勃、陳平輩人人自危，爲制敵機先，故乃以各種手段，向諸呂進襲，先遊說以詞（註十二），繼阻擊以兵（註十三），諸呂既敗，乃加以「欲爲亂」之詞（註十四）遂成千古罪案。唯諸呂之覆滅，確亦禍由自取。試觀諸呂子弟，援附太后，皆平庸之才，而又熱中權勢，誠如燕巢危幕之上，魚游釜鼎之中，平日既不知自處，變時又不知自計。察夫呂嬃與賈壽二人所言，可以推知呂祿、呂產並無爲亂之意，據史記云：「呂祿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爲他人守也。』」（註十五）。又云：「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尙可得耶？』乃趣產急入宮」（註十六）。結果呂產未能扭轉劣勢，反爲朱虛侯劉章所擊殺，諸呂男女皆誅戮，首開漢代外戚政爭之流血悲劇。孰令致之？此殆所謂飛蛾逐火，喜撲烈焰而自焚其身耳！

其三、宗室方面——呂后對於宗室之態度，係「逆我者死、順我者生」。試觀戚夫人母子，以其承寵幾至奪嫡，故高祖崩後卽殺之。齊悼惠王以孝惠庶兄失后意，后怒欲酖之，已而悼惠王獻城陽郡，爲魯元湯沐邑，卽待之如初。趙王友之幽死，梁王恢之自殺，則皆以與王后呂氏不諧之故。此外，文帝封於代，薄太后則隨其自由，未聞后有加害之意。淮南王長無母，依后而

成立，則始終無恙。營陵侯劉澤妻呂嬃女，在劉氏諸王中年事最長，又爲大將軍，后深與結納，特劃分齊國南部之琅邪郡，封澤爲琅邪王。又齊悼惠王薨後，由子劉襄襲封齊王。齊王襄弟章，年二十餘，少年英俊，孔武有力，獨獲后寵愛，特徵入皇宮爲侍衛，又以呂祿女妻之，封爲朱虛侯。章於侍宴時，曾請以軍法行酒，斬諸呂逃酒者一人，后亦未嘗加罪。章弟興居，封東牟侯，亦得幸宿衛長安。綜上以觀，呂后之與宗室，有愛與不愛，故宗室亦有幸與不幸。然而后於其中有一用心良苦之處，即呂氏有女，不以他適，而必以配諸劉，正見后之欲使劉呂常相親，不願見劉呂兩爲敵也（註十七）。其時宗室在呂后恩威兼施之下，咸皆安於現狀，無所異圖。其耿耿於懷而忿恨劉氏之失權者，即呂后之寵孫、呂祿之快婿，最大封國齊王襄之昆弟朱虛侯劉章耳。而章之激烈反呂動機，固爲安劉，而實則在謀擁立其兄齊王襄爲帝耳（註十八）。時廷中反呂大臣，欲制諸呂，自亦願與結合，「皆依朱虛侯」，而與章有所默契。一時「諸呂憚章，劉氏爲強」（註十九）。及至呂后駕崩，人心搖動，章「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章）從中與大臣爲應」（註二十）。政局在如是激盪下，「諸呂事件」之血腥風暴，於焉揭幕。「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註二十一），可謂「權」操一門，「勢」傾天下。然而事成後，大臣乃即「遣章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註二十二）。而另迎立置身事外之代王恆爲帝。「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割齊二郡以王章，與居，章、興居竟自以失職奪功」（註二十三）。章旋薨，興居伺隙反，敗而自殺國除（註二十四）。是則朱虛侯昆季之下場，亦復可哀，若輩於「諸呂事件」中，亦不過爲大臣作火中取栗之「貓腳爪」而已！

其四、大臣方面——初、呂后寵任諸呂，固使大臣不安，加深與諸呂之敵對心理。然而大臣之間，意見互有參差，行動並不一致，據史記云：「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爲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嘵血盟，諸君不在耶？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

之」(註二十五)。於此可見王諸呂事，王陵與陳平、周勃之態度不同，一則力表反對，一則意存觀望。而陳平、周勃之間，亦復各自爲計，並未有所共謀，以後情勢之所以變化，大臣能以周勃、陳平爲中心而結成聯合陣線者，策士陸賈之力爲多也。據前漢書云：「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陸)賈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平嘗燕居深念，賈往，不請，直入坐。陳平方念不見賈。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天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嘗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註二十六)。嗣以「呂氏謀益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爲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註二十七)。於此可見此一反呂集團之形成，陸賈之致力殊多，此一集團有謀臣，有策士，有大將，有丞相，有宗室子弟，有諸功臣列侯(註二十八)，以此一羣有組織有計劃而又富有政治經驗之鬥士，應付另一羣少閱歷無深謀而又盲目追求政治權勢之貴戚，其成敗之局，已極明顯。試觀呂后甫崩，諸呂不安之際，朱虛侯章從其婦呂祿之女處，得陰知呂氏之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發兵反，相國呂產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與齊連和，以待呂氏變而共誅之(註二十九)。而曲周侯酈商子寄與呂祿善，周勃與陳平謀，使人規酈商，令其子寄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勃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爲酈兄不欺己」，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勃並令襄平侯尙符節通，「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禮，爲劉氏左禮，軍中皆左禮爲劉氏」。太尉遂將北軍(註三十)，頓分呂氏之勢，情況爲之一變。然呂產尙握有南軍。時平陽侯曹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

產計事，得從旁刺探呂氏之謀，因而聞知使齊之郎中令賈壽密告產灌嬰與齊連和之變，壽促產即居南軍，入宮衛帝。宦即「以呂產謀告丞相平」。平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乃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又予朱虛侯章卒千餘人，令急入宮。章至未央宮門，見產徘徊廷中，遂逐殺之，復引兵斬長樂衛尉呂更始。然後馳還北軍，報太尉，太尉起而拜賀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斬呂祿，答殺呂嬖，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註三十一）。此一場政治風暴，至是始見分曉，大臣勝利而諸呂慘敗，勝利之一方，欲加罪於失敗之一方，又何患無辭？「欲爲亂」三字（註三十二），遂成「諸呂事件」之歷史定案。

綜上以觀，「諸呂事件」爲一極複雜之政治鬥爭，其真相端由「權力」而起，呂后、諸呂、宗室，與大臣，皆環繞「權力」而角逐。呂后之用諸呂，並無以「呂」代「漢」之目的，而係以呂氏子弟作爲增固其權勢之工具（註三十三），呂后最爲愛好權力，愈追求而愈益陷入權力之陷阱，病篤猶不能忘懷，誠產、祿等「毋爲人所制」（註三十四），直至死而後已！諸呂子弟，本爲庸才，然而熱中權勢。結果諸呂祇以呂后作爲其權力來源之支柱，並未能利用已得權力，開拓於一己有利之新態勢，一旦呂后崩而冰山自解，焉得不敗！宗室以朱虛侯劉章爲最不凡，彼爲呂后之寵孫，呂祿之快婿，最大封國齊王襄之昆弟，而爲人又頗有幾分霸才，自爲各方面爭取之人物，其所以終與大臣結合者，在利用反呂安劉之情勢，擁護彼兄齊王襄入承大統，事定之日，論功酬勳，彼亦將高據權力之要津。不意事與願違，抱恨以歿（註三十五）。大臣以周勃、陳平爲領導中心，亦誅滅諸呂之政變主角。窺大臣之初衷，以權力之旁落，雖暗生患得患失之嫌隙，然並無族呂氏之意圖。唯其兩方皆存有猜忌之心，故愈陷入而愈不能自拔，愈激盪而愈趨衝動，當呂后晏駕，呂產、呂祿受詔將南北軍之時，呂氏已操足以制周勃、陳平輩於死地之勢，大臣震撼，人人自危，遂被迫出擊，「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蓋形勢使然耳！

政變既起，周勃等之所以一擊而成功者，實有一不可忽視之政治心理因素在，即當年高祖與大臣所刑白馬之盟，非劉氏不王之約，殆已深入人心，形成一共同之政治信念與傳統，此所以周勃入北軍行令而全軍左袒，羣臣聞變無不積極助勃，劉氏之所以復安者在此，大臣之所以獲得勝利者亦在此。

大臣既獲勝利，又如何善其後？更足令人玩味。據史記所載，此際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眞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卽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爲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鈞。駟鈞，惡人也。卽立齊王，則復爲呂氏。」欲立淮南王，以其年少，「母家又惡」（註三十六）。卒同意迎立代王，以其居長而仁孝寬厚，且「太后家薄氏謹良」故也（註三十七）。於是少帝弘、及梁、淮陽、常山諸王皆遇害，文帝在周勃信誓旦旦下入承大統（註三十八），此一幕流血政爭，始告結束。於此，吾人可以發現漢初周勃、陳平等軍功大臣，對於既得之「權力」之保持，極端重視，一切措施，皆本其一己之利害而抉擇，捭闔縱橫，翻雲覆雨，除呂太后可以威勢統攝外，諸呂固不敵斲輪老手，宗室亦殊難望其項背，明乎此，則知「諸呂事件」之真相與癥結矣。

至言此一「諸呂事件」對實際政治所發生之衝激作用，則尤爲強烈，不僅使周勃、陳平輩成爲當時支配漢廷政局之強有力之領袖人物，而且強化漢初軍功臣執政之「列侯政治」之特殊態勢（註三十九）。文帝當國，雖故黜丞相周勃，迫其退出長安政壇，繫獄問罪，予以無情打擊（註四十）；然此一「列侯政治」之基礎，並未搖動，歷經文、景之世，約有四十年之久，成爲牢不可破之政治傳統；武帝初年猶秉其餘緒，直至元朔中，公孫弘起自布衣，未「侯」入相，由是樹立士人主政之文治政府，政局始爲一變。是則「諸呂事件」在歷史鏈鎖作用下所發生之影響，又豈淺鮮哉。

（註一）諸呂「欲爲亂」之語，見史記卷九呂后本紀。

（註二）所論引自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三「呂武不當並稱」。

（註三）見史記卷九呂后本紀。

（註四）同註二。

（註五）漢高祖與呂后皆起自細微，當高祖爲泗上亭長，呂公以女相許時，雙方年齡想不致懸殊過甚。高祖崩駕之年爲六十三，十五年後而呂后

崩，是則呂后享年，可能逾七十之齡。

(註六)見前漢書卷九十七上外戚傳上載諸呂紀事。

(註七)見史記卷九呂后本紀。

(註八)見前漢書卷十八外戚恩澤侯表。

(註九)見前漢書卷九十七上外戚傳上載諸呂紀事。

(註十)見史記卷九呂后本紀。

(註十一)見前漢書卷九十七上外戚傳上載諸呂紀事。

(註十二)見史記卷九呂后本紀載周勃、陳平使人規酈商令其子寄給說呂祿事。

(註十三)見前書同卷同紀載太尉周勃遣朱虛侯劉章率卒入未央宮門阻擊呂產事。

(註十四)同註一。

(註十五)見史記卷九呂后本紀。

(註十六)見前書同卷同紀。

(註十七)趙王友后爲諸呂女，梁王恢后呂產女，少帝后及朱虛侯劉章妻，皆呂祿女，營陵侯劉澤妻呂嬰女，可以作爲呂后欲使「劉呂常相親」之推定例證。後趙王友以不愛其后呂氏，愛它姬，呂后受諸呂女之讒，怒而幽友至死；梁王恢以其后呂氏媯殺愛姬，悲思自殺，呂后怒而廢其嗣，事見史記卷九呂后本紀，及前漢書卷三十八高五王傳，並參閱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三「呂武不當並稱」。

(註十八)見前漢書卷三十八高五王傳附載齊悼惠王諸子紀事。

(註十九)所引見前書同卷同傳紀事。

(註二十)節引史記卷九呂后本紀。

(註二一)趙地，意指趙王呂祿封地；梁地，意指梁王呂產封地，事見前漢書卷三十八高五王傳附載齊悼惠王諸子紀事。

(註二二)見前書同卷同傳紀事。

(註二三)見前書同卷同傳紀事。

(註二四)見前書同卷同傳紀事。

(註二五)見史記卷九呂后本紀。

(註二六)見前漢書卷四十三陸賈傳。

(註二七)見前書同卷同傳紀事。

(註二八)反呂集團，大臣方面以絳侯太尉周勃、曲逆侯右丞相陳平爲領導中心；潁陰侯大將軍灌嬰握有軍事力量，有舉足輕重之勢；太中大夫陸賈則爲其中之謀臣策士，另從者有曲周侯酈商及子寄、平陽侯行御史大夫事曹窋、襄平侯尚符節紀通、典客劉揭等。宗室方面，有齊王劉襄、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等，參與其事，以朱虛侯爲最突出人物。

(註二九)見史記卷九呂后本紀。

(註三十)見前書同卷同紀。

(註三一)見前書同卷同紀。

(註三二)同註一、註十四。

(註三三)見史記卷四十九外戚世家載稱：「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爲輔，而以呂祿女爲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

(註三四)同註七，事見史記卷九呂后本紀。

(註三五)見本文「宗室方面」之分析與說明。

(註三六)見史記卷九呂后本紀。

(註三七)見前書同卷同紀。

(註三八)見史記卷十孝文本紀載稱：「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爲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

(註三九)漢初，非功不侯，非侯不相，「諸呂事件」結束後，更加強化此一趨勢，整個政壇，悉由若輩軍功侯所宰制，丞相即爲此一集團之主  
要代表人物，以是特稱之爲「列侯政治」。

(註四十)事見史記卷一百一袁盎傳、及卷五十七絳侯周勃世家。

#### (四)結 論

「呂后專政」與「諸呂事件」，係連鎖發生之政治現象，其共同本質，皆係一種權力現象(註一)。而「權力欲」之發生，亦殊耐人尋味。呂后，呂公之息女。初，呂公「欲奇此女與貴人」(註二)，許妻高祖。時高祖僅爲一「不事家人生產作業」之泗上亭長，呂后于歸後，亦不過爲一碌碌之田家婦而已(註三)。嗣遇一老父，善相人，謂呂后宜爲「天下貴人」，高祖則又「貴不可言」(註四)，此雖予高祖莫大鼓舞(註五)，然呂后亦僅冀妻隨夫貴，絕無作天下女主之奢望。不意高祖風雲際會，英雄時勢，竟以起自草莽之泗上亭長，一躍而爲反秦集團之領袖人物，呂后因亦參與實際政治生活，閱歷日深，欲望日盛，「佐高祖，定天下」(註六)，剛毅過人，威懾羣臣，遂成爲漢初宮廷政治之幕後重要政治人物。高祖崩後，惠帝不親政，后竟臨朝決策，不久而正式稱制，此誠非后當年所敢想像者。是則「權力欲」之發生，多半由於環境之刺激所引起，經長時間之磨鍊，而養成愛好權力之慣性(註七)，觀乎呂后性格之發展，似可作爲定論。

而「諸呂事件」，又顯爲「權力政治」衝激下之一幅驚心動魄之動態政治畫面。一代政治人物之熱切愛好權力，本爲人羣結合之政治社會所不可避免者(註八)。其關鍵所在，端在動機初起之時，「理」「欲」交織之頃，能作最佳之選擇，予以理性之昇華，使權力之行使，無背於正義，則造福於人類之政治社會匪淺(註九)。若不此之圖，任其衝決行事，一旦陷入權力之陷阱，不克自拔，則玩火者必自焚，誠如霍布斯之所謂「權力復權力，不至死亡，永不止息」(註十)！此當不能歸咎於「權力」本體，而當歸咎於運用權力者之未能正當運用其權力，達成運用權力之正義目的。「權力」何患？「患」在弄權。此所以陳平垂老而有「吾多陰禍」之悔(註十一)，周勃功成卒遭繫身囹圄之禍(註十二)。觀夫漢史「諸呂事件」之始末，誠不



勝令人掩卷嘆息！

(註一) 關於權力現象之說明，見本文之有關政治人物，政治集團，與政治現象之分析。史密斯 (T. V. Smith) 有謂：「政治現象，即係一種權力現象」，誠不刊之論，見 T. V. Smith, "Power: Its Ubiquity and Legitimac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September, 1951, P. 693.

(註二) 見史記卷八高祖本紀載呂嫚之語。

(註三) 高祖之「不事家人生產作業」，事見前書同卷同紀。呂后之爲田家婦，由史載「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推知，見前書同卷同紀。

(註四) 見前書同卷同紀。

(註五) 高祖聞善相之老父言後，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事見前書同卷同紀。

(註六) 見史記卷九呂后本紀。

(註七) 參閱鄒文海政治學第一章第一節頁三一四。

(註八) 參閱 Bertrand Russell, *Power: A New Social Analysis*, 1957, Pp. 8—13 (台北虹橋書店翻印本)。

(註九) 參閱 Lord Acton, *Essays on Freedom and Power*, P. 20, The Beacon Press, Boston, Mass., 1949.

(註十) 參閱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ed. by M. Oakeshott, 1955, P. 64. 譯文採自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出版朱堅章「歷代皇統之研究」第一章導言「語錄」。斯著爲研究我動態政治史之佳構，極獲好評。

(註十一) 見史記卷五十六陳丞相世家。

(註十二) 見史記卷五十七絳侯周勃世家。

(本文之完成，曾得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謹此致謝。)